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諫諍第二

魏王朗文帝時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静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

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恒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又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

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徃者聞權有遣子之
言而未至令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㫖當謂國家
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
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
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竝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勑
別征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廣耕
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
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使朗

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名用能囊括五湖席捲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

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内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役而務農桑用能號稱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内自漢之初及中興皆於金華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閞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内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

闔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
絶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
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疆而寇戎
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
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胄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
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
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

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説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嘗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

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嘗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歆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陳羣明帝時為司空録尚書事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

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
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
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
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
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後皇女淑薨
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
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
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

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以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宫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繇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

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𣅳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閑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繇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䟽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

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毀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

其壯麗令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曽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减省

華歆為太尉明帝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来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茍聖化日躋遠人懐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

百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繇自斃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

吳陸遜為丞相荆州牧都護領武昌事時太子有不安

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旣不聽許

陸凱為左丞相時後主性不好人視巳羣臣侍見瞶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後主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

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来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灾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悞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方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廪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

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棄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

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

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謡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来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

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宮
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擾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
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
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
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
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
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
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及幼景在位更

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

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凱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又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旍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

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懐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嘗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宫

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嘆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黄耉被於甲冑天下始靜

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令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不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征名四方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灾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

德而務築宫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義雖殷辛之瑶臺秦皇之阿房何往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宫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宫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䰟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繇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

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陳壽從荆陽來得凱所諫皓二十事曰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

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繇德豈在宮乎而
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
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謡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
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
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
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吴之龍逄
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
内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吴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

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

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嫱外多
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緜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
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
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
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
充奸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
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
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

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竝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

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来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竝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

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
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
廪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
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
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内
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
實繇兹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
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

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甞留心推案是以獄無寃囚死者呑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録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按陳壽云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

後主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

晉裴頠為尚書左僕射領侍中惠帝時陳凖子匡韓蔚子嵩竝侍東宫頠諫曰東宫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宫實體夙成之表而令有童子侍從之聲是未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為司空時賈后欲廢太子惠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来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

下日淺頠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挍傳書者又請比挍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决賈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為庶人帝可其奏
南齊王儉為右僕射大祖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司徒褚淵及叔父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宫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悦況陛下聖

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以合制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帝手詔酬納

後魏源賀為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言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烝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帝從之

穆亮為司空領太子太傅孝文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訓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

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薛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繇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緩急非人所制脱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佛圖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徬徨竊謂未可案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

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壓於中野漢書文帝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魯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田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

然後祭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彫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鋭觀滋甚登者既衆異心若面縱一人之身嘗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䖍仰不可以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唯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黄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輿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愼禆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

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經寶塔高華龕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絶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縱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

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動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搆已興彤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貫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為善然當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

遺秉滯穟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騖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蔵蟄節遠昆蟲布列螺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殘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惻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廝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

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穿敗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師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飢饉薦臻方成儉敝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為近遵老易不出户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則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忻悦靈太后不從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

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婦人則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故可秉道懐德率禮遵仁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心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祇愧以為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録一帙其集具在内伏願以時披覽仰俾未聞息鑾抰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病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不言王侯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為周

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之以垂来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翼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衛蓋徃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

輦崇凉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塵曝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飡飯不贍僦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若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緜真固非侯虗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耋欣遇羲年青矜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来

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决大政輔養坤和簡息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法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獲秃鶖鳥於宫内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秃鶖

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繇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竦惡鵩賈誼忌鵩鵜鶘蹔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梁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

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孝明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六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諫諍第三

唐戴冑為民部尚書參豫朝政貞觀五年太宗將修復雒陽宫上封事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惟知耳目之

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彊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力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将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雖甫定户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来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帛所出歲過百萬丁役既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

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

損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

魏徵貞觀中為秘書監參豫朝政長樂公主文德皇后

之所生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勑所司資送倍於永

嘉長公主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將封其皇子曰朕子

安可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

妹為長公主子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

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帝然其言太宗幸九成宮有

宫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宫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
王珪繼至宫屬移宫人於别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
曰威福之柄豈繇靖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宫人邪即令
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
后掃除之隷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
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
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
若以此罪責縣官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

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七年遷
侍中太宗令魏王泰入居於武德殿徵上疏奏曰伏見
勑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内處所寬閑參軍
往来極為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嘗欲其安全每
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
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殊事異猶恐人之多言
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
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

聽覽追深戰慄太宗納其言後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一年三月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區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

後患驅天下以從慾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相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

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毁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以成功不毁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柱棟參玉砌以土階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悦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

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揣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四月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

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

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爵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

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五月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

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踈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或輕重繇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進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

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政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臣下之頗僻猶莫能止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

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災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原聖明之所臨炤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

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户口較今時之百姓度長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彊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静之也静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理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繇也可不哀哉夫鑒形

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慾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産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

恕以待物思勞謙之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思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

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七月又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

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来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繇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繇来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悦以從諫自兹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夫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奸者為至公謂彊直

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欝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謂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惡揚人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

於君子事茍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則敬而踈遇小人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或不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亦安危之所繫可不慎哉此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汚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不可得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宄承顔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

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在於内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盈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

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覇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

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須懐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佞邪君子自彊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

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先是帝

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錢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不為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懐恩諸蕃聞之以為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里師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寳劔者馬以駕鼓車劔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

至於此事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十五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徵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懐寛怠恃安樂而思寛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長孫無忌貞觀中為司徒太宗既立晉王為太子又欲立第三子吳王恪無忌固爭以為不可太宗曰公豈以非巳之甥而有疑慮此子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也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誡儲佐至重豈宜數易惟陛下審思之太宗乃止

褚遂良為黄門侍郎參綜朝政貞觀中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

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人君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厥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髙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

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所以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竝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

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来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

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烈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繇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縻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

有罪而誅之旣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旣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宫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来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兹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

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昬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嘗居宫中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懲伏願遠鑒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宫專

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高宗永徽中為右僕射六年高宗將廢王皇后帝退朝後於別殿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勣稱疾不至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議中宮事遂良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發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絶嗣皇后無子今當廢立武士彠女如何遂良進曰皇后

是先帝為陛下所娶伏奉先帝無憾婦德先帝不豫親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以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失恐不可廢愚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儻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此始也伏願再三

思審臣令上忤聖顔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首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之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大臣有罪不加刑遂良繇是貶潭州都督

于志寧永徽初為侍中時雒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願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竝是虛欲

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告之路二以慰勲戚之心
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為妄弘泰宜
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誹之類罪惟及身
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令時屬陽和
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按左傳聲子曰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
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
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為德而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嘗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蹔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埀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衛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

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
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
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
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
牘垂褒貶於人倫為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鑑伏見
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
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
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

未載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竝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惟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

假愚臣之所說也伏願遵高祖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
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
闋然後成禮
韓瑗永徽中為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為宸妃瑗與中書
令来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别立妃號臣等
竊以為不可帝乃止及褚遂良左遷潭州都督瑗復上
疏理之曰古之聖主立諫鼓設謗木兾欲聞逆耳之言
甘苦口之義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将来揚休

聲於不朽者也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階陛多歷歲年不聞涓滴之僁嘗覩勤勞之效加以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玆年體國忘家捐身狥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朝豈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纒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懐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

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
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衅
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惻蓋欲推陛下之
德光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
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
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
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
非罪俯矜微欵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

亦知之矣然其悖戾好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邪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但恐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不慵亡國之迹而驅逐舊臣乎伏願違被覆車以妝往過垂勸戒於事君則羣生幸甚竟不納

薛元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幸溫泉較

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為旣非族類深為可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張文瓘龍朔中為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萬餘疋倉庫漸虛文瓘進言曰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於旣危之後昔秦皇漢武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

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
文瓘繒錦百段累遷侍中高宗將發兵以討新羅文瓘
疾病在家輿疾入見諫曰比為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
羅雖未即順師不内侵若東西俱事征伐臣恐百姓不
堪其弊且偃兵修徳以安百姓帝從之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時有僧盧伽阿逸多受
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
乗之主輕服蠻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

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年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

裴炎則天臨朝拜中書令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追尊父祖為王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之事不可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

不見呂后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殁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絶其源太后不悦而止

狄仁傑為内史則天久視元年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錢助成其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妄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

尼皆須檀施得桃尚捨而况其奢令之伽藍制過宫闕窮奢極壮畫繪盡工寶玩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使人物不天来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嘗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剪髪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

磑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浪沸五嶺煙騰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来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創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像容既廣不可

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以為如来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来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遂罷其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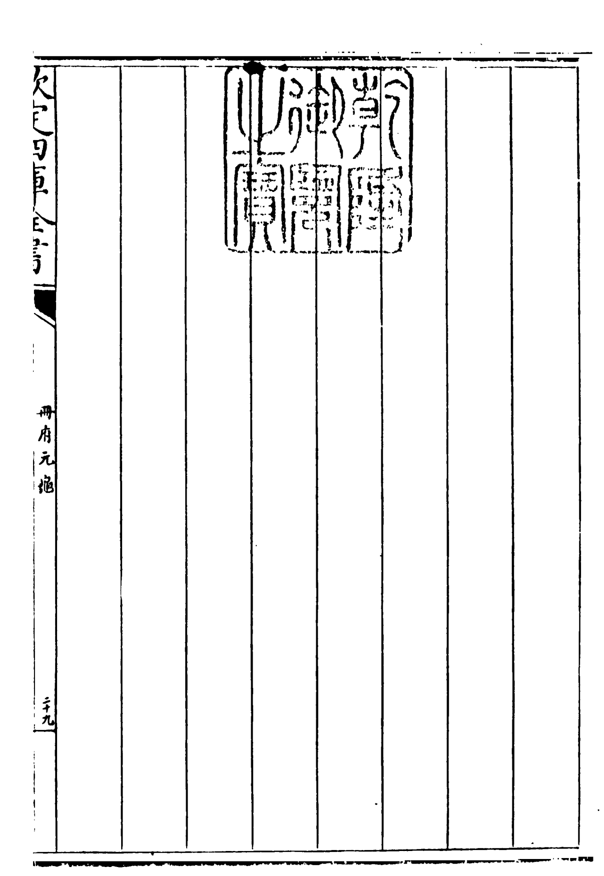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知政事則天嘗幸萬安山之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轝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酹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勲張猛奏曰乘船危就橋安元帝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磴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民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鑾駐驛則天納其言而止

姚璹則天時為納言九鼎初成制令以黄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别為浮飾

臣覩其狀先有光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耀從之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惟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揔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咸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來使

李嶠為成均祭酒平章事長安末則天時造大像於白

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憫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户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索豈免勞擾天下編户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餱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貫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乾隆御覽之寶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謝蓮鍔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諫諍第四

唐桓彦範神龍初為侍郎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闗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

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豫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繇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豫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豫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䖏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

云胡僧慧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嘗聞興化致理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勑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凈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不可帝曰既已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

遽下制云軍國政化並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為秘書監孔頴達為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納

蕭至忠神龍初為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

中宗名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廟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搆虛中宗深納其言而止景龍中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

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
殘漸至陵遲率繇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係
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是務曾無
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
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
器為私用則公議不得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
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憸人遞進君子道消日消月
朘卒見凋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

官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私恩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美談於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狥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其人欲求

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不任其才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才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人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

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尊先聖特降明勑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疏奏不納

張說先天二年爲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

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節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繇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戲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類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玄宗納之自是此戲乃絶

宋璟開元初為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

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帝初從之

翼日又命准孝諶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侈惡

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

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迷之際則不以禮制為思故

周孔設齊斬緦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

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

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德要道也中宮若以

為言則此理故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

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妹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既有長字合髙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羣臣欲封皇子為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則犯顔逆耳

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今之所載豫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為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葢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閭人遞以奢靡相髙不將禮儀為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髙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屢以上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宫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准令一品合陪陵

塋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勑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帝謂璟等曰朕每事嘗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時有供奉僧內置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知之奏曰臣聞天子修福當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

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乗撓聖慮也肅宗甚然之

張鎰建中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故尚父郭子儀子婿太僕卿趙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下於内侍省於是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其主者皆不須受便令斬決繇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

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
欲全其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
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
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决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
准鬭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首法並准律
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趙縱事非叛逆奴實
奸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
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

僅乾兩墸前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旬連罪三墸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科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討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背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輔弼斯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帝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

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姜公輔興元初為諫議大夫平章事從德宗至梁州唐安公主卒帝憐而厚葬之公輔諫以為不久克復京師必將遷主喪以歸今方蒙塵於外兵士闕乏不如薄葬

帝不納

權德輿元和初平章事時運糧使董溪于皋謩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兵

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常敢負恩私恣其贓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寛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畧但詔令已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諭伏以自陛下臨御以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即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聽伏以陛下聖德天縱度越前古頃所

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鞫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退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聖明感涕自賀況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唯恕臣迂踈察臣丹懇

李吉甫元和中平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奏故永昌公主准禮合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墓所皆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錢數萬至是監護使

啓其制憲宗時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况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間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為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

祠堂恐不如量置墓戶以充奉守從之
李絳元和中平章事憲宗謂宰臣曰朕讀聖祖玄宗實
録見開元致理及天寶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殊何
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
朝出居藩邸常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
御之始得姚崇宋璟任之二臣者皆忠正上才動以致
君堯舜爲心玄宗亦秉思理之初勵精聽納故當時賢
能在位左右前後皆尚直誠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寧謐

開元二十年以後洎於天寶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欲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士說以開邊天下擾動奸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天下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葢小人啓導縱逸生驕致之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戶凋耗府藏空虛皆緣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係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監國史垂意精賾鑒於化源實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慶悅伏望每以旣往

得失用為元龜擇善去弊必臻至理帝深然之時教坊
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師囂然絳
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
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居常相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
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
昨見卿狀所論揀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
不知外間之事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
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工樂中及閭

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令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崔羣元和末平章事憲宗嘗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鋭意求理至十五六年則似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張嘉貞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

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楊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是乃社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諂刻欺弊在相位故羣以是詞諷焉

李程長慶末平章事敬宗即位帝既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嘗命為別殿以資宴遊及庀徒蒇事功用至廣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況諒

陰之内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迴奉陵寢乃勑度支所進脩造屋宇木石一物以上宜付山陵収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程兼請置侍讀學士帝皆嘉納

李逢吉寳歴中平章事敬宗自臨御以来常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内備糗粮必不擾百姓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

一家何往不可況東都千里而近宫闕具存巡省遊幸固有常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絶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為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邉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揺動伏乞陛下上為宗廟下為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惟臣等幸甚上竟不聽乃命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大擾雒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百倍執事相繼獻疏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會裴

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益備巡
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絶東都宫闕及六軍營壘百
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修葺一年
半歲後方可議行上曰羣臣皆云不合去若如卿言即
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
五千人助修東都宰臣因之復諫乃罷
裴度寶歷中平章事以敬宗坐朝稍稀上疏曰比者陛
下每月約六七遍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

政乃至河北賊臣違閙亦皆惕懼今自兩月以來入閤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諮稟睿謀者有所壅滯陛下稍示憂勤乘凉數座廣加延問使得盡誠俄又以帝坐朝稍晚上䟽曰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惟和萬壽可保謹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葢在陽則欲及陰凉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

之間則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扆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鄭覃開成初平章事文宗因與宰臣論詩句工拙覃諫曰臣聞詩者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厥後以五字為句起於降將之篇皆斐然狂簡未得聖裁不足為帝王耽翫夫小雅大雅或美或刺皆國人所作非帝王自為是以王者採詩考其風俗仲尼刪定以為世規近如陳後主隋煬帝皆工章句不知王業大端頗陛下不取也

李德裕太和中平章事時文宗欲以李訓爲諫官德裕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文宗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議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帝乃顧王涯商量别與一官乃授四門助教

後唐盧文紀清泰初平章事上疏諫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禄周書譏諷於曠官敢因災

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獘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安人神胥悅但以自夏徂陽及秋霖雨上勞聖慮過切閔傷益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斯民鮮福亦天道使然為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髙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庶幾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益獻納論

思朝夕延問至於補過拾遺之職是曰諫官日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時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讜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効書云又時暘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係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惸嫠慎刑章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以前勑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勑不及舊章便請卻依前代如

舊章不如新敕便釐革施行倘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
理體詔曰盧丈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
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以
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條貫
請宣學士兼名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和之本
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所云進忠
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惸嫠雖責在朕躬亦資於調
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慎詳讞勿至冤誣

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所冀得人新舊制
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員詳擇以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殿
道奏曰陛下宫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若夫御馬涉
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陛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尚
猶惜其身保其産而況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於彼
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慎上歛容

謝之退令小黄門至中書勑道録奏所對垂堂語道因註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来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嘗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豫歲亦徵災乃知九州四海民之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所願玉體和平生靈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陛下幸思而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虚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

冊府元龜卷三百二十八